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一

潯上朱國禎輯

父子

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恐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老子壓石磨縛大繩覩井同

續博物志以鯀爲顓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呂向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

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存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玄宗聞㗳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内教坊樂工娛懌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亾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蠻奴皆夭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壻

父子與慶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愼左司
馬姚鏌子淶皆爲脩撰大司馬金獻民子臯爲檢
討皆父子與宴爲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
其子爵位淸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際遇極盛者亦
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爲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謝文
正遷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尚書當時
慶成宴亦必並與特非同時耳至子爲顯官而班

于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爲卑官末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兩翰林父

翰林父爲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瑺谷閣學父一龍歲選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熾章鄉進士官叅議溫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爲編修以使事抵州署長跪促歸閣學子有舉鄉書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交誓不復嫁娶呂旣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槩少不得于父父督之貨豕豕突蹇其足又息不豐逐之學士郎牧手書筴不棄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爲冢宰母夫人葉氏貽書以物禁太盛爲戒陸敗藉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

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一見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掠時訛言洶洶欲藉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入京瀝血爲疏奏曰兒憝無狀萬有餘罪但念臨年不忍見子刑僇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中其說未滅戍雷猶得補考續封吳太孺人　世廟英明寧可涸請蓋亦深鑑慈德而默

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于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試望見之白晳豐下嶽嶽有神淸標振絕公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隣婦舉火照之頽楹覆襟室中之物皆虀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遂持長齋以報神貺後公爲山西叅政歿蕭尚在教二孫時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

栗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覘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泰大不能任宗伯即以壽乎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怡就坐啜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官抵蘇州一兩槃乃銜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彼持還

李及泉頤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姙時流賊入境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遇于途曰彼穴人衆不可居吾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

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虀粉矣及泉(少)我湖有
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閘命不憚到官
卽歿葢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旣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
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爲諸生年
九十一卒

嚴母

韓蓮峯名紹宗爲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爲刑部
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嫂負

水蓮峯歸而見之命二隸人爲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蓮峯罵曰汝有皂隸可令代無則不㝡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强有力豈不堪負嫂于薄弱且有娠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即韓苑洛之祖母也

賢繼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于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一婦攜之去曰若眞吾子有犇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

具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薦鄉書俞母復見夢爲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畢父喪及巳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近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塲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賁園集爲時所稱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殁而猶

蒙子之休者在昔爲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有後殃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爲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燄豈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于齊贖歸賈之母先爲婢有娠寄于其寮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袁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貴州

裁抑中人恨甚言于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瑾信之搆河南薛濟事籍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勒民倍直鬻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寇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固原莊浪肅州三處曹過涿州病痢劇甚諸子僉呈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異人養臓九一服即愈再踰年爲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亾者過半行抵闕瑾誅詔罪狀瑾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爲言于是還其封誥及

故藉物任子應福亦錄用爲福州推官孝養備至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　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爲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擕嗣子扶柩歸獨持家秉加悲嗣子夭復再立事其伯及撫弟姪有恩張繼姑張甚恭張沒躬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與疾

至乃舉文賑貧飼饑所行義事甚多萬曆丁酉卒年七十九去文榮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榦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皐性孝友嘗泛海兄弟異舟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皐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略節度使諸子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 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貫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尚坐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洪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贋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留隨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　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為康僖公同時居鄞為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袤約三里相傳為屠舊居

康僖公長子應埙辛未進士歷參政踔厲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靳恤佳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予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惡夫擁貲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

瀝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球既沒權貴人猶御之不置將採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盎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爲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崆峒觸璫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説爲端李

脫于厄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　丙子舉人九孫用恒用謙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卽致仕嘗笞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

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遞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𢡟否臥安否每誡家人曰事有悞我客得大參客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葬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鳳洲尚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尚書文簡公弟僉

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姪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涍字子安濂字子約汸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于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政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

來字汝修儆焞字仲亨儆炌字叔承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儆炌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儆焞皆右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顯且賢堪輿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謚文襄季弟春丁丑進士號虛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貴改檢討進少宗伯

季弟家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毘死瑠光祿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磧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黃則予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纘軒煒官按察使弟燁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盧

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
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
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
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
壽亦可知已

兄紓得歸

上海人釗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
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旣代而銑歸紿其父母
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

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逃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堯汀州通判堯子乖元㰚

慶推官

義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𢍰時令嚴當速往其姊嫁氏舍其家以來爲育之至長浚明自永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

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即宜發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于難其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劉氏亦姑托辭與女丈夫也太原被圍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

巳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呉中作亂以女爲

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

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

以孔爲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

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

稚騃慨然代行服甲冑鞬橐操戈躍馬而往歷一

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

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議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惘追贈將軍謚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寸爲婦人奇貴徵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蓋父原契丹賜姓故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柱下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晴日向月月趺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妬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

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焉用
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妾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妾
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
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犁姚秀娼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
徵都爲小妻都卒謹護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

踰八十爪長尺餘卒

瘖妾

嚴澂字道徹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瘖即蓄髮孰收之澂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爲妾其人以爲戲未信復爲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見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澂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徵人皆異之妾小范又云二妾

一齊一輩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爲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又 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繼任氏卽以妹助遣焉號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爲内主伯承豪宕爲尚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郄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爲懺禮得復爲

好女子來謁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舊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爲怔如史所稱而後得度未可知也

妬婦

鄒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爲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

江東門暴沒與中甚駭之一日劉司成座中譚及
吭嘅且曰鄒精神甚旺而阨于妬婦嘗一日相遇
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内
捶一婢聲徹客座鄒已失色劉遂巡辭歸鄒又固
留捶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踧踖告辭鄒
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爲害
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
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胸婢脫走得

免東廠廉得其事并艮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兇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艮翰縱妻爲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爲乏子乏者法字之訛也謂兊架爲天平由來尚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劒拔甚銳而勻眞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爲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乏子聞者大笑長白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

一思自相亞年尚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爇衣

葉朝寵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鬨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爇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妻妾投繯

錢首贊號瞿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為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織稍觸損皆惶懼投繯死事聞　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即反脣抵䧺行約友人纂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為妾嬖之張夜宴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

客七人手提燈自廁遯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揞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爲人多惟攜臥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爲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自稱朔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舜處家庭不幸事眞可憐瞿洞觀有道人也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死洞觀逐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

上書以死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同時嚴中翰治
亦有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
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
素外處休皂而中多邑鬱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爲
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婦甚拙不
我擾二子不甚學問性頗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
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毋荼毒老人爲也
人有有志爲善而見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勢横
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

不住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荼毒無如之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詛張狀元死如死了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果萬曆乙卯暴疾去登上第僅十五年眞可憐眞可憐乃若子弟奴僕爲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況我輩乎

善處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綱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

姪任氣好酒與無賴子爲仇特相鬬毆無賴子與

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荅

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逃去爭者咎之

綱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攺化爲良善益莫大

焉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釁是以百千去之所

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

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愼故其

孫士廉以文行昌顯梁武子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詧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瑀蕭俛等俱貴盛八葉宰相孰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于晉盛矣而子奐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為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奐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為羣蠻所宗屬于魏為太都督襄陽公卒

譏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興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冲盡忠王室史傳亟稱之即劉裕起義亦全一

孫示報乃冲存時朝議用謝輶爲江州刺史冲怒

奏輶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

之習即忠順亦不能盡革也桓彝儒者以忠死而

諸子皆以武顯卒至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義佐符丕死永弟休休子憲仕魏爲

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顯重太原王

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

王安石生性執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兒子不才放潑短命受了多少謗議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多最賢西夏用兵即一有病兒子得其力不小宋環四子皆不肖蔣休五子皆賢幼涗亦至宰相天之待人其亦偏有輕重耶

安石子雱爲待制卒有與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安石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跡訪與夫人常坐於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既而得

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請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罷金陵且年餘欲得此見其母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凡事先與謀然後行及拜相優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眞閒氣之鍾也

宋學士之禍孫愼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

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璲字仲珩以是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璲之子懌從祖父于性以喪歸長子瓚字仲珪與懌同學士赴貶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夔瓚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遂族惟懌以孤童治喪三子慎先死愷恂繼之幼子懷以卒之年始生嗟哉學士事 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離至此亦可憐矣

毛東塘長子[illegible]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

典故吾别人物于世卿鄕舉試不少見喜色終太
保之世無盛滿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頗
疵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
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于人
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竦然
爲起謝
劉莊襄公冢孫守冢深理學嘗蔭文資讓其叔溧
又軍功廕錦衣千戸讓其弟守孚試在高等嘗旣
讓族叔霑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冢似

之

大學士劉珝之子鈗蔭尚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歲給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眞奇事鈗八歲受蔭召至　文華殿拜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邃庵提携過之終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慶成王鍾鎰謚榮惠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

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為子鎮國將軍奇濈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　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支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

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爲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鎭國將軍令本府數至二千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徵一百四十人馮盎三十人

宋初李僊哲一日後周人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僊哲鳴笳道從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諜璋所輯異林中有多男一款備矣尚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末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

孝宗雖有　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
以此爲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
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閣學爲南吏部侍郎年逾
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
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慍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
喚一老媼出見我我自有說旣出語之曰說與奶
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乜日官
生却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尚王急急納寵必
定生子旣生子于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爺親骨

血撫養成人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媼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二子後孫月峯尚書以叅贊至敗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敗亭固求見則自後門潛出避之蓋孫方續娶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

姓汝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江陵人司鏜以督運至與其父林遊甚驩見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響遂乞爲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鏜與妻羅兩受貤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彝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卒年五十三沒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益悔之也夫童子能屬對則已有知矣旣第齒錄科錄本

父母何以皆不書孜其日月鏜夫婦沒在萬曆
五六年間初入吏部將其復姓其移封最初即可
舉行何以遲遲至萬曆十五六年間始復而移封
一節公不講及謂脉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爲司
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
于心于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
于自外不敢題江陵沒後以事久嫌于換眼不欲
題比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
真心嗟乎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

及猶幸京卿稍間得復本姓不全然作乞家堂下人耳

附異林記 二則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爲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爲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史記索隱）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西止於枹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國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

後秦記　左衛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遠州。宋書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人　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終鄱陽王伯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封主者三十八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年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俱南史　趙宋時侍中張耆家多姬媵開牕直廡舍先使馬合牝牡縱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並產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以爲王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

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妋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瓊華

吳回之子陸終娶于鬼方氏曰女嬇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爲昆吾二爲參胡三爲彭祖四爲云鄶人五爲曹姓六爲芊姓

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爲京師有兵氣　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學生一十六子　宋鄭城氏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　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學生後以四月二日同刑死　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爲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千秋康氏　宋會川尹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孿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明强健　方國珍之婦一產一男二女　景泰三年宛平

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予月米三年　天順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夭者　成化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學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孿生楠官南鴻臚卿楊官右布政使　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實妻陳一產七女　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其父四舉胎生八子　萬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放生序銘

唐乾元二年詔諸道置放生池顔魯公手書序銘其詞略云去殺流恵好生止辟率土之濵臨江是宅寳勝如來疇庸允格真卿勒銘敢告凡百今閟皂山放生池見存魯公墨帖亦載此銘

贊詞有本

世傳米元章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

而前未見孔子孔子而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蓋本于舒元輿玉筯篆志論李斯李陽氷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于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米蓋化其意而近滑稽只因達巷黨人一贊敷演出來泰太虛所不能蘇子瞻所不爲者

謝太傅贊

方秋崖有晉謝太傅贊云綠竹雲林妓女冥壑此

亦一安石兕蛓老姦風鵰勁敵此亦一安石葢太虛之雲無心而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巷而㫺折齒之屐也此贊得實得韻乃安石千古知已

笠屐圖贊

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辭曰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

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悖百卞其如予
何其如予何

無菴贊頌

孟無菴共任荆湖制帥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每
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
中客退以所受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
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贐之行當自作無菴贊云
老拙愛遊戲世裏放癡憨正當任麼時無處見無
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

之坊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窓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墻誰入蓮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爲伴侶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終又須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説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進乎道矣

恒嶽圖賛

千巖競秀中有虛堂穿檻拂櫳白雲莽莽爲堂

幕堂爲雲囊無心出岫來往徜徉 白雲堂

流水高山鍾期巳矣山樵爛柯厥觀亦止胡携琴還獨弈棋子歸去來兮風旌可企 琴棋臺

一亭岧嶤千峯巀嶭下頫萬松古色如鐵清風徐來寒光凜冽千頃翠濤凌空灑雪 翠雪亭

誰開繡幛于彼山阿色非采繪文非綺羅深碧如嵌空翠不磨探幽攬勝對此婆娑 碧峯幛

石文如繡石膩如脂補天可煉織錦堪支丹青地渲彩繪焉施九還誰餌以俟煉師 石脂

恆獄自石晉時沒於虜我 朝始隸入版圖志書刻于近年乃趙王二公所纂中刻圖贊不知即出其手抑前人所留摘出俟知者趙名之韓范水人王名瞻初山陰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蠔山連房

韓文公詩蠔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礧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一名蠔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蠔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嘘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粤王臺漢議郎楊孚字孝元嘗樹河南五鬣松於廣州北岸語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卽其故宅也越本無雪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張瓊者掘地種蔞得一磚云楊孝元宅瓊以爲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

宋祖淩敵

南宋劉氏諸帝稱祖者裕高祖義隆太祖彧世祖

許渾詩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上層臺盒指
或而言或荒淫戕忍殘而稱祖者由討平逆劭追
尊義隆爲太祖後以爲功故後人亦因而尊之也
臺基今尚在采石驛渾者認爲高祖裕謂裕清儉
寡慾無凌歊樂事是矣而實未通查且謂一朝必
一祖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紅綃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沈存中駁云十幅
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眞可

笑古人但引成數亦必定且三十幅耶

殺妓百詩

羅虬官鄜州從事隱之弟也乘醉殺官妓杜紅兒作詩百首傳於世紅兒直得一死矣

慰童僕

韋莊窮時賴内外奴僕之用作詩慰之有曰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難期而其情則可悲後唐亾入蜀爲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

否百韻詩亦起于莊

丘道源詩

遊至山陽郡守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又至儀真太守召看牡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夜闌誰結醉姻緣可知村落桑麻處田叟饑耕婦不眠又至五羊以詩上太守云碧睛蠻婢頭纏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

半因山又云脣上腥臊惟覘子口中濃血吐檳榔
又云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康定中嘗上覩風
感事詩一百篇往往譏刺權貴嘲宰相張士遜詩
曰中書壞了朝綱後方始辭榮學退居又嘲張耆
詩曰西鄙用兵閒處坐可能羞見碧油幢又嘲執
政曰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
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詩多及
朝廷休咎於是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古有郈讓哭市其斯人之徒歟皇祐中

以爲光祿寺丞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幾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漫漫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爲艮宮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敢爾竊天功太祖艱難恢帝業庚申起曆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數國事邊機合鼎新大遊太乙臨西北便有干戈動域中五將三門如不會讒言邊吏盡英雄小遊丙午歸東北內外宮中兩相來客算雖然二十五其

如廹夯也成災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盡著窄衣裳天垂美意還知否急迫須憂萬事忙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畧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丞譽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

道源名瀞號大天聖中進士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歷官殿中丞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筆為春草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殮時衣空衆謂屍解後數年有黃衣人持瀞書抵瀞家人啓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衆數謫為泰州主宰

王梅溪詩

欒清之東地名左原中有古井井深數丈時冬旱水枯井僅盈掬有女子數人提罌而汲綆絕罌墮俄有男子銳然解衣入井取之旣而不陷聲震山谷井深不可測咸謂墮者必虀粉矣越三日事聞于邑尉周以職事來環井而視惻然嗟悼命役夫具畚鍤扶石取骸將以葬焉自旦逮午猶未及尸俄而役者驚相告曰井底有聲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不死須吾以生於是捐貲募出之衆力爭奮頭顱稍露而語可辨矣土石撼動勢將復壓救者驚潰

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墮
益以緡錢啗役夫俾蹈死以救時尚未飯吏以進
邵之曰必活人而後食日沒井昏繼之以燭用長
綆縶衾挽而出觀者數百人讙呼震動嗟異之梅
溪目擊其事作詩一篇以紀周名邵字嘉成婺州
永康人
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齔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
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見耿恭昔年
困疏勒孤城鑿井踰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頃

枯泉飛爲液樂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幾年
一朝陷溺誰氏子萬石壓腦沉黃泉路隔幽冥生
望絕三宿沉冤豈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
人爲之出彩旆來臨驅五丁抉石求屍俄有聲頭
顱乍露語未辯人疑鬼物相視驚拯溺辛勤功未
畢土圯石散紛欲墮爭言陷者不復生救者徒遭
頹壓禍梅仙惻然臨井旁焚香再拜祈彼蒼散金
募眾蹈死救手植板幹加隄防土石相銜危不倒
虀粉餘生僅能保須臾奪命鬼窟中萬口讙呼喜

填道翕然輿論咸奇公異事行將逢帝聰感物誠
居耿恭上活人手與溫公同況公才學俱超絕吏
隱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飛鶚章治事詳明已廉
潔甑生桑梓居此門具書目見非妄傳太史採詩
儻見取願付銀筆書青編將見大書特書屢書不
止此此史筆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詩

竹子脩　井子深　梅子先　桂子蒼　蘭子芳

呂陽子仙　黃子嘉　丁子素　柳子春

槐子夏　菊子秀　黃子野

有詠史詩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臣自由

余至徐有功

象棋詩

小藝無難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戲妙不出局

外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禀中權四壁設

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敵分布

如備塞盡銳賈吾勇持重伺彼怠或遲如圍莒或

速如入蔡遠砲勿虛發冗卒要精汰負非乘寡少

勝豈繫强大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勛得雋衆稱快我欲築壇埸詎可建旗蓋葉候天機淺臨陳識向背縱未及國手其高亦可對猝捷敢饒先諱輸每索再寧爲握節死安肯屈膝拜有時横槊吟句法尤雄邁愚慮僅一得君才逾十倍覇圖務并弱兵志貴攻昧雖然屢尅獲詎可自後怠呂蒙能馘羽衛瓘足縳艾南師未宜輕夜半防斫寨

劉後村詩

後村詩自裴弘至劉蕡爲十臣尹伯奇至東郭子王
爲十子伯夷至司空圖爲十節許由至汾子釣者
爲十隱荀卿至王通爲十儒孟之反至劉琨爲十
勇虞戚子至孫思邈爲十僊瞿曇至誌公爲十釋
衛姜至盧江小吏妻爲十婦召南勝至綠珠爲十
妾毛遂至周戴爲十豪鬼谷子至蒯通爲十辯墨
翟至李衛公爲十智韓起至桑維翰爲十貪尹氏
至馮道爲十憸巷伯至張承業爲十嬖神農至韓
伯休爲十醫巫咸至袁天綱爲十卜項它至阿買

爲十稱漆室女至靈照爲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而已其臚列未當也

謝方石悼詩　註云甲寅悼去詩一册追念不已因成四韵

肽篋分明奈爾何鶴聲一一巳無多朱絃自愛齊門瑟白雪誰酬郢上歌行事定應供覆瓿苦心寧復念塡波也知不是豐城劍敢望神靈有護呵

先生口吃自爲詩云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驚可應黑白令難辨大遺摸糊過此生

項廟詩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懷舊恨漢家今已約從八平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値幾文雖非詞旨好皆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槩一下船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業已做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勿論自家羞見人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眞是可笑惟王介甫獨

窺其深

完顏亮入寇至和州于項王廟乞杯珓卜渡江不吉大怒欲焚廟俄大蛇出屋梁後林木中鼓噪若數千兵至亮驚而逝

白櫻桃詩

櫻桃有白者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

香入雲詩

高子章蘭谿人能文章晚年謂其友杜端父曰吾

先世封樹之地兩桂當庭屹若古君子對之則往昔之典刑儼然吾取蘇文忠公何氏讀書堂語扁曰香入雲子其爲吾賦之端父隨占近體云綠負分月種故發入雲香子章曰似矣請更散語端父再屬長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種凡花惟種桂昔封蘚洌迸鱗皴雪勁霜頑貸蒼翠栽培豈解一日成愛惜至今尤不易來人不必問典刑對此儼然前輩是樹前翁仲不可求樹下子孫能幾世子孫立竹滿庭除前人於此見心事近年喬木幾家

存是中林埜何陰翳前人種樹愛讀書種時已踰

書中義後人讀書念前人對樹頻能歌蔽芾八月

九月秋風高金丹變化乘飄飄朝元顧祖歸寒殿

仙香直入于雲霄老兎凝蟾開鼻孔奏徹虛皇應

得寵虛皇錫賚萬瓊瑤賞君愛護月中種

雙頭蘭詩

金似孫植蘭于庭自號蘭庭共蘭忽開花雙頭吳

應奉爲之賦詩金和云手種盆蘭香滿庭開來趣

味獨幽深敢誇雙萼鍾奇氣祇恨孤根出晚林長

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護縈心援琴欲和春風曲却對鸞䳸費苦吟西京雜記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其詩云然

瑞橘詩

嘉靖二十二年瑞峯陸太學庭中盆橘重樓並蔕同郡太史程文德詩云何處盆橘有異花銀臺仙吏陸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種今見丹心更瑞葩並蔕紅葉憐艷態重輪赤日擁青霞知君世德原忠孝晉稱脅會正未涯餘姚都督僉事孫堪詩云炎

貝纍朱英柔枝纈無力烈烈嬰秋風昭昭露朿赤

竹生室中

唐蒼王叔誠爲倪山長家館賓其齋室中生笋一

莖叔誠奇之愛護勿折長踰尋丈幹葉猗猗有拔

俗離羣之意叔誠因賦詩云書齋壁左生孤竹似

與騷人作幽獨高節不承雨露恩此身已免斗斧

牧色侵書帙長猗猗歲寒相守仍相知吁嗟竹壽

不可期後人見時當愛之童艮仲亦有詩云筍穿

苔砌到書房愛護成竿遶壁長秀色不須承雨露

高標應解避風霜蕭洲自此渾無夢枕簟相親倍覺涼設對短檠憐瘦影淛川千畝亦俱荒豹峯陳叔仁搆軒居林石間亦有竹倚壁而出中而不偏正當客位因號其軒曰賓竹

石碑詩

遊納題霍山詩曰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勢入天未必展來空似翅不妨開去也成蓮月將河漢隨巖轉倘與龍蛇共窟眠直是畫工須閣筆更無名畫可留傳得意甚有老人自山而下覽詩微

哂灼甚不平揖問何從來曰某學道人初無定跡即昨宿處亦忘之矣因叩崖上詩何如曰氣象頗佳惜無遠韻俄別去尾之至英山有石碑老人題其陰曰百尺巖頭佛閣前淡雲疎葉思悠然岸邊酌酒和清露石上題詩惹翠烟猿鶴泉聲千澗合芙蓉秋色萬山連清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僊忽不見始知為異人也

伯言應制

劉伯言新淦人洪武初宋潛溪以詩文薦之應制

賦鍾山曉寒詩有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之句稱旨授官辭歸賜金帛同時韋德載亦工詩玉京重陽詩云人在金臺即天上更於何處去登高人多稱之

詭譎秀才

吳徵字文通崇仁人雅善吟詠家貧落魄好奇節元末天下亂爲僞漢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友諒僭號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位友諒呼以先生歲壬寅友諒攻圍豫章　高皇親率舟師討之

過於鄱湖友諒遣徵開行覘我有縛以獻者　高皇素聞徵名釋其縛問曰聞汝能吟詠試爲我題天閑百馬圖徵應聲上詩曰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蓋徵雖爲友諒所遣及仰瞻　天表即知天命有歸故爲是言　高皇不忍殺又度其不爲我用欲間疏其君臣乃刺說諸秀才四字於徵面而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爲我賓師者乎徵遂棹小舟不告於衆而行後友諒敗死其次

子理奔還武昌　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將舁之忽

軍門外有自稱能誦秀才求見者　召入曰汝安

得尚在此語良久夜命題西山夜雨詩欲復進曰

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

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　高皇會其意即下令還

建康命諸將守之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

乃寢未幾　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極屢下詔

物色之竟不出永樂間忽歸田面色瑩然復出遊

搢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　聖祖有增所

不及者

賦詩言志

劉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于其親閭幷臧獲一切遣去獨與其妻處敝盧數楹僅蔽風雨旦暮饘粥而巳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

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御景一首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非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予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少師生于袁州治南之鳳臺山蓋元至正末其考名子將者攜家避亂而生公公嘗送袁守詩曰老

夫猶記鳳臺生至嘉靖中尚有別業存焉
少師第幾代孫寅秋歷官內外當　神宗中年前
星未耀言路正塞稱文貞四朝御札長短叶楷彙
封以進因規時政不報寅秋字義臣號飛瀑有才
略以憲長征播歿軍中贈太僕卿廕一子

野叟詩

楊文懿公守陳共先未有仕者至公與弟守阯守
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縣南
鏡川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

門巷幽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
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
看新第宅煙波綴棹聽絃歌公歎賞不已謂曳曰
君詩誠吾家傳也珍藏貽後欲飲食厚餽之固辭
而去

詩句

吕紫薇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
其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中
落

種樹晋春仕編茅待雨過
僧靈準詩云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
朱震字震之安吉人少好學爲晦庵先生所賞恬澹不仕燈夕里人招之不往謝以詩曰頼有半窻知我月巳多一點讀書燈
張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泓鉛水藏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陰人呼爲張鏡燈
温州永嘉縣民朱良槻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辭有

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序分之句其人感
泣退修親睦
余入楚從馬行沙中沒踝跡深數寸與人曰馬坎
兒又武陵谿中架魚梁以其綱進捷因木綴急甚
有製余友溫允文深喜之賦詩曰沙晴銜馬坎水
激闘魚梁眞妙句可入唐選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王右丞詩也允文用
爲門聯余曰子出門纔得幾步乃用此惟永樂中
祭肅戎士也年二十餘于萬全獨洲洋爲賊所俘

至日本殺其國僧祝髮爲浮屠久之乘間泣言母老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庸已七十餘矣

祝融口號

祝融峰有道者口號云大道應修及早修世間萬事總虛舟勸君莫戀黃堂印歸到青山免白頭似爲本處太守來遊而諷之者

過李全詩

羅一峯之請雖由李文達實學士陳文主之文死
山陰蔣御史綱以詩挽之有九原若遇南陽李之
句今錄其全文于後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
路人懽塡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埴井
巳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
爲道羅倫巳復官

大明易覽

天順四年五月丙子朔壬午江西萬安縣民羅學
淵錄詩歌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以進中有詠犬

登承嘲醜婦及阿諛當道詞多謬妄　上覽之怒
出其詩命法司錦衣衛會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
律斬命禁錮之

中興詩

一名公謂　顯陵詩云聖主中興陋漢光詩家用
語跌宕自不甚拘雖然漢光何可陋惟我
太祖遠過漢高陋之或可然要非　太祖之心
世宗入繼大統斷續之間能革弊政則可謂曰中興
非少康光武不足當臣子諛語邪可承襲入大家

作手

走馬燈詩

余與董伯念分詠走馬燈董正雄盛余篇何日炎炎誰稅駕飄蓬是歸程伯念捏紙聳然黃平倩亦有詩云團團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却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更快一云平倩詩見楊用脩集未及考也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敘事誌銘國朝

諸大參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貴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日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

贈内一聯

徐貢甫田人乾寧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歎曰丈尺之水安能容萬斛之舟隱居終身其妻字

月君有贈内詩中一聯云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
金剛般若經卽此堪備隱者矣夤有探龍釣磯二
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

詩讖

彭敎字敷五吉水人天順甲申狀元有才氣頗斂
善屬文在翰林稍收斂過于刻厲作詩時遇譏諷
狀元張昇歸省餞以詩云何用有才如董賈不愁
無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爲敎挽詞未幾卒
年四十二人以爲讖云

華空塵

華鰲章丘人以繪事妙天下毎落筆輙題咏其上云空塵詩畫故邑人稱曰華空塵云兼工詩其佳句云秋老留紅葉風來轉綠蘋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鑪頭留宿火花徑鎖秋雲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評者謂有庾鮑之致云

集杜詩

自古名臣才士困阨者多讀杜詩且集句遣悶如洪忠宣困松漠謫嶺表文丞相囚燕中皆沈酣於

此若與飲食俱盖悲壯感慨即具會心真是窮苦中好友即此便非諸家可及

夏忠靖詩

夏忠靖公曾宿我湖慈感寺有貝葉聽翻龍側耳珠光夜吐蚌傾心之句又登道塲山有泉迸石梁存虎跡岑名金盖擁螺鬟之句俱切實可誦公之父名時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學俱優之褒授本縣敎諭

處士和韻

顧榮吳人晉名臣也今吳人亦有顧榮字大顯以處士稱能讀書教授里中有兩尊宿人無敢抗榮與接一日爲百韻詩馳云立索和困之榮不視令門人唱韻倚席趣成還報詞又贍美兩人大驚有惡少酬酒捽傷之默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呼與揖或曰巽且過矣榮曰向彼爲酒使耳卽求以報不猶酒乎儉朴惜福鄉人愛重之孫雲鳳進士守京兆有名今駐常熟之顧墩

冏賢詩

邵二泉有國賢詩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辭極悲愴陸儼山深與修撰何粹夫瑭盛稱道端明詞文正于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不能已儼山以詩哭之末二句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邵陸皆賢雖門人決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則西涯之爲人可知未可輕議也

作詩送券

江西趙尚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一日常作詩及券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

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褉事今非晉桃洞偎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尚書慚歸其券

王翰士

王翰松江人兇暴淫虐以死豬其宮久矣後鄉人錢溥學士還里修宅第用丁夫築基有老人趨事甚勤慰之曰𡿨且勤士甚美何自來耶老人釋負對曰箇使是王翰士錢且愧且駭遣老人使去某公因卯其語爲樂府以諷焉

錢學士瀛洲人玉堂金馬當青春歸來故鄉廣田
宅築室役使官家民不問老與少荷畚負鍤來鄉
鄰老父負土殊殷勤學士慰勞方逡巡對言此乃
王翰士學士流汗麾而嗔君不見翰之惡通於天
翰之死何足憐詎知富貴不可逞覆車之戒猶昭
然學士讀書破萬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鑒

雞伏雌

山中田家有雞伏雌無脚鼓翼而飛盖晨牝也苑
平仲有詩云羣雞唱罷山月落一雛毀冠却無脚

膈膈膊膊轉雌聲乃與雄雞相對鳴有翎飛不高無足胡能行徒爲牝晨禍門庭羽毛之孽何由生氣淫邅乖非祥禎德輝之鳥翔千仞安肯下食與爾相喧爭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虎三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皐爲賦猛虎行

邊城猛虎日蹲嵎厲爪磨牙過豺貙不能噬虜偏

嘶馬餓鳧突起詐爲虜昔年敗北昆陽戰今兒孛
盧益股幷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蹂踐擇
肉能飛似暴秦考精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
厭咆哮猶睨道傷人何不結徒嘯侶蜻虜窟雲錦
千羣還塞檄降人驅馬能幾何充爾一飽無遺骨
安能弘農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
進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

小國引道神

廣東有道士年九十九狀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

來自交趾別號沒叟因渡海船壞結庵於金仙水
石上養一雞大如到掛子日置枕邊啼即夢覺又
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
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
衣褶常以詩自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霖雨露香
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
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汙禪牀偷惠洪見之戲曰公
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季方小西湖

岳季方以閣臣出爲興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來堰而滙之立石爲記題小西湖三字遒勁有韻媚曹石若因騰謗書彭惠安鄉人也力明無他僅得致仕公薨几上一紙飛下中有一絕句云年來爲戀小西湖塵世飄飄一幻軀日下雲生扶拄杖天邊露滴掛冰壺宛然手筆其子亟入公舊書室見硯有墨汁筆潤如新

石東夢思

葉天裕字順父號石東洞庭山人工詩有警句年

三十餘娶妻於吳江遂家焉萬曆初有故人官於湖湘往訪之去三年不返或傳初去卒於丹陽道中縣令知其詩人買棺歛之其子扶柩令復資之以歸及啓視髮黑不類姑葬於所居之旁復有傳葉題詩於太白樓歲月識甲戌云徐鑾庵先生有詩云湖海萍蹤任所之杳然長去失歸期詩飄零落今安在旅櫬虛無汝自知遠宦故人曾遇否留家稚子但傳疑遊魂只道鄉關近頻向清霄入夢思

四喜添字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隆慶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謂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爲喜當添二日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莫說是教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閩翁青陽正春以教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平倩戲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當于後再添三字

春闈之日第一句添日帶珠子二日替可見三日遣騎馬四日中狀元翁嘉亦解頤

謔詩

郁勲弱冠爲華容令素嗜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司忙裏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吳明卿二子皆肥而矬又皆饒才致喜譚謔常往謁汪伯玉醉歸宗賢言汪知其好詼諧也乃口占

云秦伯由來有後兄身如泥塑面如瓮喘月一雙肥水牯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塡深巷獨立還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清於兄乃啓汪云小侄不似家兄太肨老伯何不少分別汪卽應聲云我正無結句只以兄此念兄之戀知梟邪無君分不必爭長跳脚跟

秋蟾詩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棊書畫靡不所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客同賦詩吊泰不華未

就秋蟾出一律曰江頭沙積正交舟江上人懷百戰憂力屈杲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圖苟免讀書端爲丈夫羞時戴與方谷珍婚張士誠遣能詩妓女十餘來說谷珍送至戴與秋蟾角藝無所軒輊及其行也秋蟾又製一新詞被之管弦送之凡十齊張妓大服後戴將敗婦女皆謠泆爲桑間之音一日忽童謠曰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蔕烏𥈖箇大姑𥈖箇小姑巳而

洪武末年戴之家竟籍沒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讖云

丐詩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名與生年六十七患風痱遂篨戶箝眼喎手攣欲食則仆臥於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畫侍御時埜未第時在鄉會中丐適至僉令獻畫詩丐首肯須臾就中云鵰鶚直辦霄漢遠龍泉高射斗牛光淸時早展爲霖手莫遺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

使養于官辭以老母在遂爲述其事時望成化甲
辰進士孝友廉潔有雪峯稿

怪詩

宋時渝川謝諤胡昱讀書於峽江之項山寺夜坐
窗外有聲破紙隙窺之霜月皎然小木橋有一物
如黑獼猴蹲其上須臾又一物如枯槎長二三尺
與對蹲俄而逡巡起黑者先吟曰風定長林靜雲
深片月沈誦之數過白者續曰寒霜打枯骨夜咏
倜儻吟互相稱賞忽寺犬自竇突出且吠且逐俱

踊而去

宣德間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吟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鶯凰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即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漸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鈸一云

誕矣

姚嗣宗題崆峒山寺與張元雪詩宋人以為奇而詩之姚晉入希文幕府亦一無表見此等事皆庸

流不得志者作誕妄語欺人可哂原不足稱詩或者乃以此等人爲豪傑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吳安得豪傑而用之使吳有豪傑之士則勸王不反矣

賦

賦之名色最多乃楊夔著溺賦以戒田穎則又可笑矣穎事楊行密謀叛而頗好文士故夔依之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楊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賦已自可笑至黃滔有太極賦甚于六合矣

又有乾坤篇雖非賦體乃亦賦之意其餘東西南北之題又紛紛不可紀也

遊客謝絲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前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

張齊賢記云梁祖讀至此令軍士諷誦之敕一字
䦨一繼不責前事

書家之祖

道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
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
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
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然三國志載其與袁尚
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諸賢翰札之工又其餘
事耳

曼卿大書

石曼卿眞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隻濟園移書問之見宮墻已亾之久矣必有沉淪處再當加意

草書第一

張士遜生百日始啼旣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古帖

中時時有之

僞趙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僞作趙書猝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興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畜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一日盡附人多傷之

書法論

李善長之父號愬菴善大書撰書法論

扇上山水

蕭賁齊文宣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好者述有

西京雜記六十卷

幸蜀圖

宣和中求書甚急而明皇幸蜀圖以名不佳故不敢進徽宗徽聞之心動日此天也果有北轅之禍終不能遥

村梅

蕭州有大梅樹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楊補之日臨畫大得其趣以進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跦枝冷蘂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張其梅蜂蝶競集驚怪求之補之業已物故

毛理淺深

牛肵凡畫毛馬不畫毛沈存中謂鼠小可畫毛馬大則否牛肵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别余謂肵之咸

在聳身振毛牛大鼠小毛皆可畫焉在神駿驪黃
牝牡之外只著色不著毛此古人微意

元章亦去

米元章少名黻其印文曰火正後身之印生于皇
祐之辛卯卒于大觀之庚寅出守淮陽軍將歿預
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櫬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文
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
去亦然舁歸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婿吳激爲金翰
林直學士有文才

一墨梅

趙文敏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杭州有瑪瑙寺或戲以為對遂棄此不用而梅亦少畫此可與滚馬之說相表裏

常國寶

世廟末以書學校士入彀者饒于官金陵人常國寶為首久之以印局大使為廬照磨縣丞數平巨盜有功致仕歸色養三十年刷學刻苦自勵能詩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晉江人僉楚臬昔有蘇子瞻荆鄉貴人請以為居室不許貴人他請待之一槐過黄則貴人室已成必復之毀而重建乃已尋遷東粤叅議坐前搆失官有逸致愛法書名畫善小楷行草作墨蘭石竹具有意態琴奕寄意對客奕至忘日夜拳石片硯古董小物玩弄移時不知饑飽一草一花靜覩獨會能官後遨遊江湖間十餘年敝屣布衣莫識誰何也年八十餘卒

似王韋

陳勲字元凱閩縣人魁庚子辛丑鄉會榜歷文學博士戸部郎謝病歸終日扃門掃掃嘗一至烏石山聞客聲即歪談佳山水心輙動畏客輙不往其友董見龍嘲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即日月山川皆爲空設矣大笑不爲意指庭間花石盆水盆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其爲趣如此多材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戸日搰搰筆研間有以自遣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詩入唐人室學

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見龍評曰讀其所作如入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船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絕趨不失尺寸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為人又曰元凱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坐寄懷清遠似韋蘇州然右丞有輞川差足樂元凱貧無一林亭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為不遭然其出處語嘿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也

寶謨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寶謨閣直學士閣中所貯乃熙寧元豐實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寶謨則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其說甚佳攷宋朝諸帝多優文事兼長書畫每易一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各置直學士寶謨爲神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實錄也至徽宗乃立書學畫學博士書則米元章畫之流傳甚多佳者識以御寶非徽宗筆也

應馬

余鎮中有御書閣相傳爲宋高宗南渡過此留敝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有滚馬圖一卷僧世守之袁胥臺戍我湖猶其處題曰御書閣下鷹還在名義菴中馬尚存名義一曰法華即御書所刱處也今菴閣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盖小沙彌竊出歸董氏質庫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贖不可得訴于太宗伯潯陽公公厚贈留之然非所甚好爲苍頭持去不知歸何處乃孫青芝祠部問于祖

不應細訪求絕無踪跡葢妙畫通靈必鬼神所寳化去久矣

梅蛇

鎮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樟樹一株可設三十筵宋高宗過潯讌其下因稱曰上林方到巻有一巨蛇銜水昂首而至衆魚尾之日夕爲常若有意者高宗舉筆題其首作小畫流下懷之而去至鎮南五里古寺中蓄焉今有康王橋橋之西爲康王寺廢巳久矣一老僊毎言鎮之大橋下常有

巨蛇橫亘如水舟碍不得行叉居人數逢于路兩眼如燈火見項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于店樓上第不傷人人既數見亦不爲異葢其時人猶尚稀最初高宗過之乃一荒落見草蓬景致不覺留連今聚且萬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問離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所不有姑記之亦鎮上一件志怪典故也

好譚

王弇州不善書好譚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

有神此自聽明人說話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豈獨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眞是何等神明也此說一倡于是不善書者好譚畫不善詩文者好譚詩文極于禪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飲好譚飲著有觴政一篇補所未足嘗見某公文集門門皆有議論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可傳者別自有在决不以兼通並曉推而冠之九流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玄宰于書畫稱一時獨步矣然對人絕不齒及戊

戊分獻文朝齋宿余問曰兄書法妙天下于國朝當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問曰兄自負當出祝枝山上且薄文徵仲不居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輩浪得名耳枝山尚矣文亦何可輕比因舉筆寫十餘文字曰着意寫此曾得徵仲一筆一畫否看來此句是真心話又黄昭素嘗曰假如各經呪佛遇佛方解得講得雲棲和尚曰它鄉人說鄉語只是自家曉得佛圖澄聽鈴音與麻襦問答豈容它人挿入片語耶